

世界著名小說叢書
(第一種)

復活的死人

上海鷄鳴書局發行

1933

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

□復活的死人□

實價大洋六角

版不
權准
所翻
有印

翻譯者

國祥 乙丁

校正者

杜柳汀

裝幀者

杜絮輕

出版者

王鯉庭

發行者

鷄鳴書局

排印者

現代印刷所

發行所
分售處

上海廈門路尊
德里三十三號

本外埠各大書局
鷄鳴書局

電話九〇五五九號

英譯者序言

復活的死人和暴死的紳士——這兩篇小說，可說是斯拉夫民族文學上極好的典型，也是極有價值的貢獻。雖然內容和同時代俄國文人富有時代背景的描寫的作品相較，未免有「背道而馳」的感想，但仍不失為擲地有聲的佳構。這兩篇小說裏，是沒有性的描寫，沒有把當時平民生活的內部，惟妙惟肖的刻繪，也沒有用哲理來分析當時平民的痛苦和悲哀的心理。裏面所寫的事實，不是供人消遣的快樂，是極濃重的悲哀，但這些悲哀，是能引人向上的興奮劑，不是使人沮喪或使人陷溺的毒鴆。二篇小說裏都含有希臘人所謂「悲劇的淨化」的價

值，當我們誦讀的時候，覺得一切卑鄙曖昧的思想，都被洗滌淨化了。

在復活的死入小說裏，安特利夫大膽的要去了解不可思議的東西，經過他努力的探索，可說已有相當的成功。他覺得自己已具體的看透了一種抽象東西的神祕；他覺得無意中已探着了無邊無涯的『死的世界』的汪洋；他覺得自己已被閉入一個小小木框的中間，那木框是瀰漫着一片空虛的『無窮』。一般人類所不能知道的東西，安特利夫已有深刻的認識。他揭開了墳墓的祕密，他敘述阿格斯達大帝和其餘的人經過藍士腦瞪視以後的情形；我們看見巍峨挺拔的人類紀念碑，在無邊的空虛中潛然燬滅，變成一片荒涼了，雖然這紀念碑還是剛剛造

起的；我們看見許多國家，好像靜寂鬼怪的黑影，在空虛中高矗起，同時又在空虛中無影無蹤的消滅了。

「時間的感覺，早已泯滅消失了，一切事物的「起點」和「終點」，都混成一體：剛剛建築起來的房屋，還可以聽見斧鑿的聲音，已發現傾圮坍塌的現象，於是在那傾圮坍塌的地方，都瀰漫着無邊的空虛；呱呱墮地的嬰孩，他們的頭上，已可看見閃閃發光的葬燭，一剎那間，葬燭就熄滅了，在那嬰孩和葬燭的地方，已籠罩着一片荒涼的空虛。受着黑暗和空虛二重的包圍，人們立在「無窮」和「恐怖」的面前，不住的戰慄，深深感到失望。」

復活的死人——這篇小說，是描寫人類要知道『不可知』的東西的悲哀。

在暴死的紳士小說裏，作者蒲寧以生花的妙筆，刻繪金錢的淫威，有時而窮，威權的勢力，有時失效；可說是俄國近十年來不可多得的創作。

作者把晚近巴比崙時代人民生活的真相，用富有詩意的筆調描寫得栩栩欲活。禿了髮的頭，足上穿着輝煌油漆的皮鞋和身上披着有精緻衣袋的服裝；這些都是當時人民所欽仰的紳士式的人物，他們對於人類最高貴的感情，完全置之不顧，蒲寧是用憫憐的筆調代替揶揄，來暴示人類的瑕疵。作者自己立於旁觀的地位，讓世界上的事事物物，像一座統絃琴的自奏

自鳴，每個紳士或從舊金山（San Francisco），或從波士頓（Boston），或從柏林（Berlin），或從香港（Hongkong），紛紛到來，高跨着駿馬；可是旅館的總管事羅其（Luigi）很唐突的諷刺他們的滑稽無謂，並暗示死神就要降臨到他們的身上。

暴死的紳士這篇小說，是在闡明人類的威權和自然的威權的價值的懸殊。

「我要把大地上的一切，都供作我娛樂的資料！」
富人這樣的喊着。

「是的，就在這裏。」

死神回答了一聲，隨手就奉贈他一個棺材。

有些人很想迎合富人的心理，使他享盡人世的幸福，他們

可說是弄巧反拙，是第一次把棺材推進泥土的裏面。

這二篇小說，實有引起讀者覃思冥想的價值。許多嫌惡思想的人，對於這二篇小說，下了苛刻的批評，他們以皮毛淺薄爲藉口，斷定一般俄國文學的價值，其實思想的深遠和濃郁，就是俄國文學的特長處。我希望沒有人會像某大學的校長和某婦人的滑稽和膚淺：前者寫信給我，硬說柴霍甫的名著九個幽默的故事是不道德的；後者也寫信給我，堅持安特利夫的復活的死人是褻瀆上帝的，因爲上帝斷不會使死人復活，其目的不過把墳墓裏可驚可駭的事實，來告訴我們。

一九二六年，英譯者矮勃蘭哈姆夏爾慕林司基 (Abraham

Yarmolinsky) 原序。

目次

英譯者序言

一一六

黎阿尼達安特利夫的肖像

關於黎阿尼達安特利夫的介绍

一一二七

復活的死人

一一七三

伊凡蒲甯的肖像

關於伊凡蒲甯的介紹

暴死的紳士

一—三

一—五五

關於黎阿尼達安特利夫的介紹

黎阿尼達安特利夫 (Leonid Andreyev) 生於一八七一年，死於一九一九年。他在中學讀書的時候，就死了父親，後入莫斯科大學學習法律，因缺乏費用，常常受飢餓的壓迫。

大學畢業後，他想找一個著名的畫師，學習繪畫，但是沒有成功，後來又改做律師，出於他意料之外，做了一年律師，只有辦過一件案子，而且還是敗訴的。

直到一八九七年，他纔從事於文學生涯，自從他第一篇的處女作——勃勒軋摩和軋勒司卡 (Bragamot and Garaska) 被當時執有文壇威權的高爾基 (Maxin Gor'ky) 賞識之後，他的聲譽就從此

鵲起。當他的第二篇小說在生命雜誌上發表的時候，引起了當時著名的批評家美列茲加夫斯基（Merezhkovsky：1866—？）極端的讚賞，他文學的價值也就從此佔定了。

自從一九〇五年起，他就代替高爾基執俄國文壇的牛耳。他的作品得力於聖經之處爲多，同時又受托爾斯泰（Leo Tolstoy）尼采（Friedrich Nietzsche）和阿倫坡（Allan Poe）的影響。

「生者假借也，假之而生，生者塵埃也，死生爲晝夜。」

（莊子至樂篇）

「昔者莊周夢爲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，自喻適志與，不知周也。俄然覺，則遽遽然周也。不

知周之夢爲胡蝶與？胡蝶之夢爲周與？周與胡蝶，則必有分矣。此之謂物化。」

（莊子齊物篇）

安特利夫對於『生』和『死』的見解，和我國大哲學家莊子的學說，頗有近似之處。他以為人生是一支蠟燭；生的時候，很像蠟燭發着熊熊的火光，死的時候，也像蠟燭因膏油燃盡而熄滅了。人生是從無物到無物必要經過一座光亮的舞臺罷了，那舞臺上的一切富貴榮華，一切事業，一切戀愛，……都像在夢裏一樣的不是實際的存在。他的到星中和人的一生活兩篇劇本，都是叩問人生的意義的，而叩問的結果都是失望和悲哀，他禁不住要淒然的低泣了。他沒有高爾基歌頌生命的

熱情，也沒有柴霍甫含淚微笑的度態；他對於『生』既認為空幻的和無意義的，但對於『死』又認為極恐怖極悲哀的事，他也沒有莊子『不知悅生，不知惡死。』的達觀。

『車幃憐，馬蕭蕭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爺娘妻
子走相送，塵埃不見咸陽橋！牽衣頓足攔道哭，
哭聲直上千雲霄。……且如今年冬，未休關西卒
。縣官急索租，租稅從何出，信知生男惡，反
是生女好；生女猶是嫁比鄰，生男埋沒隨百草。
君不見，青海頭，古來白骨無人收。新鬼煩冤
舊鬼哭，天陰雨溼聲啾啾。』

（杜甫兵車行）

安特利夫對於戰爭的罪惡，也和我國大詩人杜甫一樣，排擊不遺餘力。他的紅笑（小說），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懺悔（小說）和比利時的悲哀（戲劇），都是描寫無數年輕的男子，離開美滿的家庭，被徵發去戰爭，去殺戮和他們同樣的人類。他們因為肉體受了飢餓鱗傷和死亡的宰割，都發出痛苦的叫喊，他們因為精神受了極大的刺激，都有自殺發瘋的傾向，他們的爺娘妻子和親戚朋友因為想念着在戰場上待死的征人，心中都感着刀割一樣的痛苦；安特利夫用極淒慘的筆調，把戰爭的恐怖和戰爭的罪惡，赤裸裸的描寫出來，所以當時的人，說他是一個非戰主義的宣傳者。

鼙鼓三聲近，西山日又斜；

黃泉無客舍，今夜宿誰家！

這首詩是明太祖時候，一個官員臨刑時的口占，他的姓名

我一時到記不起來。

Condemned to death!

These five weeks have I dwelt with this idea: always alone
with it, always frozen by its presence; always bent under its
weight. (Victor Hugo: The Last Days of a condemned.)

一個死囚，在臨刑之前，在被判決死刑之前，他想到可怕的末日，就要到臨了，他想到自己就要和這個世界永辭了，他深深感到恐怖的戰慄。

安特利夫的七個被絞死的人，也是一篇敘述各個生命在「

死」的面前的態度的小說，他把他們對於死的心理和對於人生的感想，惟妙惟肖的刻繪得入木三分。這篇小說和他的巨著《紅笑》一樣都是他扛鼎的作品。

「……既生則廢而任之，究其所欲以俟於死。將死則廢而任之，究其所以放於盡。無不廢，無不任，何遽遲速於其間乎？」

楊朱

「理無久生。……且久生奚爲？五情所好惡，古猶今也；四體安危，古猶今也；世事苦樂，古猶今也；變易治亂，古猶今也。既見之矣，既聞之矣，百年猶厭其多，况久生之苦也乎？」